

Globethics Repository



天主聖三奧蹟——《舊約》暗示， 《新約》啟示，向一神宗教提示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Fang, S.J., Mark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9-14 08:56:07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030

天主聖三奧蹟*

——《舊約》暗示，《新約》啟示，向一神宗教提示

房志榮（台灣輔仁大學教授）

小引

我曾懷疑是否可以在公開講座上講天主聖三奧蹟¹。不過因為是「公開《聖經》講座」，以《聖經》為出發點，為基礎，應該是可行的了。《聖經》也不是即刻「談」聖三奧蹟，而是先暗示（《舊約》），後啟示（《新約》）。在透過很多人，用了許多方式把這奧蹟啟示給人以後，在教會二千年的歷史裏，不知道有多少人深深體驗到只有三位一體的天主才能滿足人心，才能使團體共融共享有基礎、有模範、有動力，這就是聖三靈修。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都是如此，因為三位一體的信理是他們所共同擁有的，也是他們信仰和靈修的基礎。

梵二以後三十多年來，在「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

* 應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之邀，於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至六時講於九龍華仁書院大禮堂。

1. 鍾鳴旦 (Nicolas Standaert) 神父在其近期的譯著《基督信仰在中國手冊》(*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 1: 635-1800, Leiden: Brill, 2001), 頁646。有言：「教士及某些歸正的中國人嘗試解釋『三位一體』(three positions in one body)，但他們只能由中國傳統哲學借用一種深奧難解的辭彙。」另一篇九〇年代的作品是台灣的賴效忠神父在羅馬傳信大學的博士論文《天主聖三與中國文化：天主教在華的本地化》(*The Trinity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Inculturation i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Rome: Universitas Urbaniana, 1997。)

言法令」的指導下，逐漸由大公運動（基督宗教間的交往和對話）走向各宗教之間的交談。尤其在亞洲這一古老文化和許多宗教的發源地，這一交談表現得愈來愈重要，也實行得愈來愈普遍。為我們基督徒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也給我們很廣闊的遠景，很深厚的沉思機會，和充滿希望的虔禱和代禱的熱誠。大公運動是廿世紀各基督宗教共有的一個深刻覺悟：為向外傳揚基督的福音，基督徒必須有內在的合一。廿一世紀一定是各大宗教攜手走向人生的共同目標的一個世紀。我們的寶典當然是《聖經》。這次演講就把《聖經》所蘊含的兩大奧蹟之一：天主聖三（另一奧蹟是二性一位的基督）略作探索。一方面是聖三靈修，另一方面是聖三與宗教交談。

一、聖三奧蹟在《舊約》中的暗示

《聖經》的第一句話「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說出了受造界的一大特色，就是「天一地」，就是「二」，而天主自己是「三」。天主的三在受造界留下了許多痕跡或蹤影，是我們發掘不完的，這可在許多神秘學家的豐富經驗裏體味一二，這裏不必贅述。讓我們先看天主造世如何把一切造成成雙成對的，²然後再看天主造物主如何以三來表達自己，並與世界，與人類交往。

天主所造的一切都是成雙成對的（以「二」為特色），可由《創世紀》第一章的六天造世工程分析得出來。首先六天一分為二：前三天是分開，後三天是點綴。研究《創世紀》的著作很早已發現這六天的一分為二。現在要說的是六天

2. 見《德訓篇》四十二章24-25節。英、法譯文也如此。基督新教不以此書為《聖經》，因此和合本或現代中文譯本無法參考。

的每一天也都是一分為二：

第一天	光	暗
第二天	天(穹蒼)	水(穹蒼上下的水)
第三天	水	陸(生出植物)
第四天	日	月(星辰)
第五天	魚	鳥(祝福=繁殖能力)
第六天	野獸	家畜(和爬蟲)
	男人	女人

值得注意的是：光暗之分是在有日月星辰之前；穹蒼之上的水是天上大水閘，一打開就有洪水；植物未受祝福，確與動物有別；日月被稱為大光體和小光體，表示是為人服務，不必像近東古國向它們膜拜；造動物時不提公母，造人卻一定要提男女，表示性別為動物不重要，為人卻是神聖的，其最終意義將在《新約》中揭發。³這樣看來，中國傳統把世間一切分成陰陽二極，是很合乎《聖經》所說的。天主的「三」在《創世紀》第一章裏又有什麼暗示呢？

《聖經》的第一部書《創世紀》的第一章前三節其實已暗示了天主的三位一體（當然是在《新約》啟示的光照下）：第一節的「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中的「天主」是父；第二節的「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一句中的「神」是聖神，⁴第三節的「天主說」（及以後多次的說⁵）是聖言，以後降生成人

3. 見《厄弗所書》五章32節。參閱黃懷秋，《十字架下的新人——厄弗所書：導論和默想》，輔大神學叢書44（台北：光啟，1977），頁189。

4. 法文的《大公譯本聖經》(TOB)譯為「天主的氣」，英文的《耶路撒冷聖經》(JB)譯為「天主的風」，德文的《合一聖經》則譯為「天主的神」。風、氣、神都是翻譯希伯來原文的同一詞字ruah。

5. 司祭本(P)描述天主六天造世，都是用「天主說」來講天主的創造，好像為造物主來

的天主第二位聖子。這種暗示在以後《新約》的啟示中會化暗為明，在《新約》的各類作品中（對觀福音、若望著作、保祿書信、其他書信）都會提到三位的聖名，但仍是一體的天主。有趣的是《聖經》起始的三節經句竟然已隱約地暗示三位，但總是一體的天主在創造，在運行，在說。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天主的「三」多少反映在祂所造世界的「三」上。第一個例子是造世的第三天，在把海洋和陸地分開後，陸地上生出植物，分為三類：青草、五穀、百果。⁶這為下文留下伏筆，天主造世的第十句話是給飛禽走獸和人類以食物，前者只吃青草，人卻吃五穀百果⁷（創1:29-30）。第二個例子是第四天天主造了日月後，還加上了一句「並造了星宿」，由二到三。「天主將大小光體和星宿擺列在天空，⁸照耀大地，控制晝夜，分別明暗」（創1:16-17），三種光體，發生三種作用。最後第三個例子是天主所造的動物。第五天把動物分為水、陸、空（創1:20），第六天所造的地上動物分為牲畜、爬蟲和野獸三種（創1:25-26）。

第六天結束以前，天主造了祂最關心的受造物：人。人是整個受造界的冠冕；三天的區分和三天的點綴無非是為人準備一個可住的家園。造人的方式也就和以前一切受造物被造的方式不同：節數長的多，造前天主似乎作自我反省，「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創1:

說，說和做是沒有差距的（希伯來的dabar一詞果然既指說，也指做）。造人以前，天主「說」要照自己的肖像造人，造人後，天主「說」給人五穀百果當做食物。這樣「說」已出現八次，加上祝福魚鳥及祝福人的兩次「說」，就一共有十次「說」，與日後西乃山的十句話（十誡）相映成趣，參閱《出谷紀》卅四章28節。

6. P作者把植物按照其繁殖的方式分為三類：不見籽粒的青草，有穗有粒的五穀，有果有仁的果樹。
7. 按照P的傳統，吃肉就要殺生流血，這與天主的原先計劃不合。洪水滅世後，P傳統接受宰牲吃肉，但不可吃血，血在祭獻中有贖罪的功能（肋17:11、14）。
8. 《思高聖經》譯文省去了「大小光體」（即希伯來文代名詞「它們」所指），也許思高本的譯者認為「星宿」可包括日月，但這不是P的觀點。

26)。複數「我們」也是天主聖三的暗示。說了「肖像」，加上「模樣」，無非是要人留意，不要把肖像太表面化、太物質化了，而要把它懂成模樣：人像天主，有模有樣。這個模樣又是怎麼的呢？不是表面和物質的像，而是精神上的類似：人的記憶、理智、意志三個精神官能像似天主的父、子、聖神。

緊接着的二節(創1:27-28)還說出人相似天主的另外兩點：一是代表天主管理海中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動物(又反映天主的「三」)。另一點是天主造人造男造女。男女一同是天主的肖像。但不是單獨的男，也不是單獨的女，而是男女互補，才是天主的肖像。互補到什麼程度？比創一更古的J(創二，約在P前五百年寫成)給我們作了答覆：「為此人應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創2:24)男、女、一體(陰、陽、合)這是人在團體的一面反映天主聖三。可見男女好合是天經地義，一如《中庸》所說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那麼獨身的、守貞的怎樣呢？保祿已答覆了這個問題：「『為此，人應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這奧秘真是偉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會說的。」(弗5:31-32)能懂的去懂吧！

二、《新約》啟示聖三奧蹟多彩多姿

撮要地說，三部對觀福音把耶穌在世的三十幾年生活描寫成由天主聖三所帶領、所完成的救世大業。耶穌離世歸天前，囑咐宗徒們要把這個救恩傳佈到天涯海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付洗(宗1:8；瑪28:19)。《宗徒大事錄》給我們報道，宗徒們(尤其是伯鐸和保祿)完成了這個委託，這個使命：無論是對猶太人或外邦人都宣講了天主

聖三藉耶穌基督所完成的救恩。耶穌一生最深刻的兩次經驗，最奇特的兩個現象，一在公開生活之初，一在其尾，充分地表達了天主聖三與人類救恩的密切關連，就是耶穌受洗(瑪3:13-17；谷1:9-10；路3:21-22)和耶穌顯聖容(瑪17:1-9；谷9:2-10；路9:28-36)。

《若望福音》把耶穌、父、聖神安排的十分恰當，讓我們先認識「在人間搭起帳棚的降世聖言」(若1:14)，經由這聖言我們認識父：「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若14:9)最後才有聖神來溝通、合一、安慰、辯護等(若14:16-17、25-26，15:26，16:7-11、12-15)。最後寫成的這部福音(在公元90-100年間)有一很大的特點，就是可由耶穌口中聽祂親自談論父和聖神。我們若把十五、十六、十七章裏的五段話連續讀下去，⁹會體驗出，這是主耶穌親口在講聖神學、聖三論，講出聖神和聖三與世界的關係，及與門徒的關係。啟示起源於父，由子實現，由聖神完成。

耶穌復活當天晚上，祂在晚餐廳顯現給門徒時，又親口提到父和聖神，加上祂的自我，證實了復活後的耶穌，像祂在世的短短歲月中一樣，仍是父和世人的仲介。但現在有一點不同：耶穌把這仲介角色交給了門徒們，讓他們世代代傳遞下去：「就如父親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若20:21)¹⁰這次提聖神有動作、有解釋，預先實施了日後教會在施行聖事時所作的行和言：「說了這話(即上面的兩句話)，就向他們噓了一口氣，說：『你們領受聖神吧！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被赦免。』」(若20:22-23)風、氣、神、生命，這樣都完備了。¹¹

9. 即《若望福音》十四章16-17、25-26節，十五章25節，十六章7-11、12-15節。

10. 這一「父派子，子派門徒」的模式，耶穌在最後晚餐離為門徒洗腳後已交代過(若13:20)。

11. 參閱《若望福音》三章34節，六章63節；《創世紀》二章7節；《智慧篇》十五章11節。

若望以外，保祿宗徒是新約教會的另一位大神學家。他的希伯來文化背景，猶太經師的深厚培育，加上對納匝肋的耶穌的全新信仰，使他講論天主聖三時，既有猶太傳統文化的風味，又有希臘哲學的求證、證信，及禱告的內含。希伯來文化是很重視身體的。保祿在四封大書信裏就特別講人的身體與天主聖三的關係（格前6:11-20）；為救人的身體，天主聖言須有個身體（迦4:4-6；羅8:14-17）；肉身的歸宿是從死者中的復活（羅5:5-8，8:9-11）。把括弧裏所引的那些章節仔細讀讀，就覺得保祿在基督信仰裏找到了希伯來傳統文化和信仰的滿全。

至於保祿的其他書信肯定在已傳佈到希臘和羅馬社會文化中的基督信仰，必須在天主聖三的奧蹟上深深紮根：我信天主聖三（弗1:3-14，2:18-22）；由聖三信仰所激發的三重祈禱（弗3:14-19，4:4-6，5:18-20）；末世來臨前的天主聖三信仰（鐸3:4-7；得後2:13-14）。試着讀讀括弧中的章節，看看我們的聖三信仰是否可得到滋養。

《新約》的其他書信在氣氛和說法上都跟保祿書信不同，因為究竟比保祿晚寫二、三十年。但在表達天主聖三的信仰上，這些晚期書信所說與前面的《新約》作品是一致的。如《希伯來書》主要把《新約》與《舊約》相比。講到天主聖三時，第二章的開始說：「這救恩原是主（基督）親自開始宣講的，是那些聽講的人給我們證實的，又是天主（父）以神蹟……以及照祂的旨意所分配的聖神的奇恩，所一同證實的。」（希2:3-4）在書信快結束時，作者向那些信了基督的猶太人（現在受到反回猶太教的誘惑）警告說，如果廢棄梅瑟法律的人該死，你們若踐踏聖子盟約的血，輕視賜人恩寵的聖神，必要落在永生天主的手中（參希10:29-31）。

《伯多祿前書》有三處提及天主聖三：一章2節，二章

3-5節，四章14節，逐步說出基督徒的蒙召，成為聖神的宮殿，為獻上取悅天主(父)的屬神祭品，並為基督之名受苦受辱，以光榮天主(聖父)。一章2節短短的一節經句呼出天主、聖神及耶穌的名字以外，還說出每位在救恩上的角色：父預定、召選；聖神祝聖；基督流血捨生，吸引我們聽從他。

最後，《猶達書》跟保祿書信很不一樣，但跟《伯鐸後書》十分接近。這封只有廿五節的短箋，在20-21節有關聖三所說的卻和保祿及伯鐸的傳統完全一致，雖然說法有其特別的風味。首先在第2節的致候詞裏，仁慈指父，平安指子，愛情指聖神。此一祝福就是祈求父、子、聖神，三位一體的天主，把仁慈、平安和愛情豐富地賜給收信的人。然後在20-21節裏把三位的角色互換(三位對外的角色常可互換)。

三、聖三奧蹟向一神宗教的提示

宗教學學者們普通把宗教分成兩大典型，即神秘宗教和先知宗教。¹²後一典型宗教的先知們所宣講的是一個生活的、超越的、有位格的、全能的、出命的、「全然另一類」的天主。先知們信祂、求祂，自知受祂派遣，並把祂的旨意和大業向人宣佈。他們信的是什麼呢？他們相信世界是天主創造的，因此基本上是好的。但他們對罪惡卻怒火填胸，認為相反自己和相反他人的罪都是相反天主的，因此他們向罪惡作殊死戰。他們的生活是信任、依賴深愛

12. 我國的儒道釋被視為第一典型的宗教，即智慧型宗教，但智慧固屬於宗教，而宗教卻不囿於智慧。參閱Peter Nemeshegyi，〈基督宗教在世界宗教中的定位〉(Ortung des Christentums zwischen den Weltreligionen)，見《神靈與生命》(Geist und Leben, Januar/Februar 2001)，頁5-14。

世人的天主，努力追尋天主許下的幸福未來。他們也知道，所有的人遲早都要站在天主的審判座前。

神秘宗教的神秘家體驗出他們和無言的、內在於他們的「絕對者」合而為一。他們認為，緘默、無聲才是對那不可言說者的適當稱讚。世界為他們是一個影子，甚至是一個幻象，是不應該存在的。一切的存有都在不同的層次上實現自己，因此自己平安愉快，對別人也諒解包容。他們有說不出的愉悅和幸福的感受，深覺自己已踏在解放的路上。

先知宗教的純典型是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神秘宗教的純典型是Advaita、印度教及大乘佛教。當然，在猶太教徒和回教徒中也有神秘家，但他們是在正統宗教的邊緣，有時甚至受到迫害，並加以褻瀆神明之罪而被處死。至於先知宗教的許多積極價值是有目共睹的。猶太教、伊斯蘭教，及基督宗教的佈道士和神學家宣揚這些價，使很多人信了啟示自己、深愛世人的位格神，而滿懷信賴地為祂而生，為祂而死。

但是旁觀者清，當局者昏。神秘宗教的代表能指出先知宗教的陰暗面：一神宗教者的狂熱想法，自我稱義、傲視他人的態度，總覺自己比別人知道的多而缺乏包容。這種思維和作風的後果是：宗教戰爭、暴力事件、迫害異教、摧毀文化遺產，以及強迫人信教。的確，排斥神秘因素是沒有道理的，因為神秘典型的宗教也傳遞很高的價值，並在幾千年的歷史裏給無數的人帶來平安、幸福和希望。

神秘宗教的源頭是一體的體認，千百年來很多人有過這種體驗。他們都說，這種體驗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由他們的報告中能把這種體驗約略描述如下：神秘的基礎體驗倏忽而來，是一種恩賜。時空的意識消失，神秘者憩

息在永恆中。多次神秘體驗是在長期的苦修和道德操練之後，但並不是諸多工夫的產物。體驗本身帶來很深的喜樂和無止境的平安，一切問題和疑慮都不見了，人只覺已被解放，並隱藏在一個無限的慈善和一個極大的、看不見的生命裏。這種體驗使人的生活方式徹底地改變：他變得友善、謙虛、無我、和平，忍耐。他用自己所體驗過的慈悲愛一切的有生之物。這些宗教價值實在很寶貴，綜合起來可以說成以下四點：

1. 強調內在性：人內在所發生的事比一切外在的更原始，更重要。不停地從事感官的追逐不能使人幸福，而是靜默和回到自己的內心。何必一直貪求對象、客體，何不靜下心思，探察、體味自己主體的深度？
2. 強調擺脫牽牽掛掛：瘋狂地進求享受、佔有、權勢，導致追逐者的不滿，破壞人間社會。拼命要抓住留不住易消逝的東西使人痛苦不幸。我們該學習的是活得「優悠自在」，像一隻船走過海面，不留痕跡。
3. 生活簡樸：打扮和花腔並不美，也不給人幸福，而是生活單純簡樸。不可言說的神明世界不是靠音量 *crescendo* 和 *fortissimo* 來表達，而是透過極小聲 *pianissimo*。
4. 神秘宗教教導我們與一切有生之物認同：先知宗教不大管植物和動物，而以人為重。造物主給了人管理一切生物的權柄。今天人開始覺悟，人在自我陶醉於其權力時不但破壞了寰宇，也危及了自己的生命。這一覺悟和一些新名詞（生態，環保等）仍然不夠。世界和其他生物不僅是人的居所和附庸，還該是人對之負責的對象。人對世界萬物確實負有連帶責任（Solidarity）。如此才能改善我們對其他生物的態度。

上述這些宗教價值都得予以承認。現在又得把話說回

來：光是體驗一體的神秘宗教也有其陰暗面。如果只滿足於一體的體驗，不管它不能理解，不能言說，那就否定了人的理性，這一代價不是太高嗎？更嚴重的是，你—我關係都取消了。如果所有的「我」和「你」最後都不見了，那時佛教的慈悲又如何是無條件的愛呢？最後，如果「絕對者」一直緘默，無法跟祂對話，充滿着愛的人心又如何找到安息呢？這裏就發生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先知宗教裏有許多神秘經驗流通傳遞，另一方面在神秘宗教裏，虔誠的信友突破不可言說的神秘體驗，而信奉一個有位格的神，在印度教和佛教都是如此。

在看了神秘及先知兩種典型的宗教後，現在可以進入本演講的中心主題：天主聖三奧蹟向這兩種典型的宗教作何提示？我們逐步予以解答。普通人把基督宗教歸為先知宗教典型，因為是啟示的宗教。這並不完全正確。基督宗教不屬於這兩個典型的任何一個，或更好說，基督宗教是先知宗教和神秘宗教的綜合。基督宗教的神超越世界，又使自己內在於世界。這個既超越，又內在所以可能，是因為基督宗教的神是三而一的，是互識互愛的多位格的共融。因為天主有兒子，降生成人才有可能。兒子「靠父親」，「為父親」生活，人「靠天主」，「為天主生活」，人是地上唯一知道這一點、活出這一點的受造物。

人生活中的最高行為是祈禱，單有一個位格的天主，一旦成了人，就不能對誰作感恩和祈求的禱告。反過來說，既然能祈禱是人本質的一部分，那麼單有一個位格的天主（或天主父）就不能成為人。只有真正成了人的兒子可以向父親祈禱，這樣在一個真真實實的人的生活裏操作兒子的身分。然而降生成人不僅是為了耶穌一個人，而是如信經所說的，「祂（聖子）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

救，從天降下。」梵二說：「天主聖子降生為人，在某種程度上，同每個人結為一體。」（《牧職憲章》22）這一結合開發了派遣聖神的路。聖神是位際間的愛，祂住在我們內，使我們有份於天主的性體（伯後1:4；《啟示憲章》2）。

不錯，基督宗教也是一個先知宗教，一如《希伯來書》開始二節所說的。但保祿在雅典講道時也說過：「他（天主）離我們每個人並不遠，因為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他內。」（宗17:27-28）此外，保祿有數不清的次數說基督活在我們之中，聖神則住在我們之內。這一天主內在於我們的事實在若望的著作中更加予以強調：「父啊，……為叫他們（信徒）合而為一，就如我們原為一體一樣。我在他們內，你在我內，使他們完全合而為一。」（若17:22-23）

希臘教父們的「神化說」把這一內在性加以發揮，而西方教父聖思定就用一句名言說出此一事實：天主比我們內心的最深處還要深（intimior intimo meo）。當然，天主繼續比我們的最高點更高（superior summo meo）。這一切，既然是事實，一定會體驗出來。事實上，在基督宗教裏，常有一個廣闊的神秘傳統：奧利振（Origen）、尼撒的國瑞（Gregory of Nyssa）、艾克哈特（Eckhart）、大德蘭（Teresa of Avila）、聖三麗莎（Elisabeth of the Trinity）等都有過很深的體驗。

因此基督徒的祈禱常具有兩個面向。一是滿懷信任和依靠的向天主訴說，一是靜默地沉浸到心靈的深處。在此所找到的，不是原先就有的神的本質，而是被神化了的受造物。所以在基督宗教裏沒有自我崇拜的危險。基督徒知道自己是一份妙不可言的禮物，因此滿懷感恩之心。

基督宗教的這一神秘面向若被疏忽，會造成很大傷害。西方教會，尤其基督新教，如此偏面地強調天主的超

越性，以致天主的內在性幾乎被遺忘。恩寵論所討論的是成（稱）義的天主裁決。所謂恩寵無非是受造的恩典、恩惠，卻忘記了恩寵的本質是三位一體的天主充滿恩愛的自我給予。啟示論一方面專注於「言」，卻忘記天主遠遠超過人言所能說的一切。關於信理的格式爭得你死我活，卻忽略了與這個在我們上又在我們內的天主的合一要重要的千萬倍。西方又忘了，聖言「光照每個人」（若1:9），而聖神讓所有的人都有機會與基督的逾越奧蹟密切合一（《牧職憲章》22）。結果是把基督宗教與其他宗教對立：前者是由上而來的絕對的啟示宗教，後者是下界的、純粹由人摸索出來的宗教。其實一切不都是既從上亦從下而來的嗎？

以學習態度跟東方大宗教對話能幫助基督宗教重新發現自己的神秘深度，這在今天十分重要。卡爾·拉內（Karl Rahner）說過：「未來的虔誠人士將是一個『神秘家』，他會有所體驗，否則就無虔誠可言。」¹³舊的要理已不夠用。那裏說，我們在世是為認識、愛慕、事奉天主，而獲得救恩。猶太教徒和回教徒都能這樣說。我們更好跟一位最近寫了一部聖三神學的作者說：

我們在世是為善用有限的時間彼此共融，並彼此合作，促成受造界的大共融。這樣——像人而天主的那一位一樣——我們終於能永永遠遠分享互相共融的天主的生命。¹⁴

走向大共融的天主的力量是愛。梵二說得好：「愛和

13. 參閱K. Rahner, 〈虔誠在今日和明朝〉(Frömmigkeit heute und morgen), 見《神靈與生命》, 1966, 326-342, hier 333。

14. 參閱G. Greshake, 《三一天主·聖三神學》(Der dreiene Gott. Eine trinitarische Theologie, Freiburg, Basel, Wien, 1997)。

愛的業績永遠存留。」(《牧職憲章》39)一位匈牙利詩人也說得好：「純愛是神化。透過天主自我給予而神化了的人確能，並且必會過一個純愛的生活。」¹⁵

15. 這位匈牙利詩人的大名是Sandor Remenyik。